

楔子

感动中国的老人  
坚持神爱的凡人

他是只人蔡宗义。这是他离开后的第十四天。  
生前，他在长沙市一中学习了十四年报刊亭。  
死后，这座城市的通思走上了央视新闻。  
他做过什么，他拥有什么，他拥有的只有那间小店。  
他普通得像邻家大叔，亲切温和，他所有的只有一个孩子的名字。  
十四年里，他喘着喊着要娶妻。  
他是无数孩子的青春记忆。  
他离开后，数千人自发前来送葬，数百封信寄往天国……  
这座城市——尤其是90后的孩子们——为他和长沙这座城市一个普通老人？  
因为他的名字，他的乐观善良，他的温暖懂事的歌声。  
更因为他是一个乐观执着的神爱者。  
生死两如镜照，决别见证温情。我们曾以为离去无声，曾想心口后是沉默。  
离开背后，所有的温情，像一堵丰收，  
在所有业已完成的哀思与尚在进行的葬礼中——  
蔡爹故事，是一个只人的生命态度，也是一座温暖城市的集体祭奠。



◀1月23日，蔡爹去世后，数千人前来悼念。图为一名学生给蔡爹画的素描像。

# 318封寄往天国的信

## “如果可以，多想重新听你唱歌”

蔡宗义，生于安徽蚌埠，长于辽宁，后迁居长沙，经营报刊亭14载，1月23日突发脑溢血去世，享年64岁。他一生籍籍无名，此前有人问他经营报刊亭到什么时候，他答：会开到开不动为止。随口笑谈，一语成谶。在他去世两天后，儿子蔡俊将一张简单的讣告贴在报刊亭外，他的故事迅速发酵。几天时间里，学生、市民、路人自发缅怀者达千人之众，更有318封追悼信贴在讣告下，其中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全名叫什么，只是亲昵地称其为“蔡爹”。这些信装满了整整一个纸箱。蔡俊告诉记者，他与父亲相伴35年，甚至都不如这些信笺来得真切。本报记者翻看这些寄往天国的信笺，试图从信中看到真实的蔡爹。

■记者 邹丽娜 汤霞玲 实习生 陈香云 苏璇 彭炎

### 生意

31元的充值卡

“白天爷爷31，晚上奶奶32。”  
——YP

这是“YP”在信中写下的一句话。  
1月29日，记者和蔡俊一道，在长沙营盘路与清水塘路交叉口的报刊亭门口，一起翻看了这些信笺，“YP”在信中提到一个故事：一张30元的充值卡，蔡爹卖31元，蔡娣（蔡爹爱人）则卖32元。  
1999年，下岗的蔡爹夫妻为养家糊口，盘下了这个报刊亭，夫妻俩“两班倒”：蔡爹上白班，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五点半左右，中饭就由老伴送饭或吃盒饭；蔡娣上晚班，每天经营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。  
两人的经营风格迥异，蔡爹认为经营报刊亭主要是为大家提供点便利，蔡娣则认为做生意赚点毛利亦在情理之中，夫妻俩为此几番争执仍意见不一。30元每张进货的电话充值卡最后卖出了两个价：蔡娣参照大部分报刊亭的行市卖32元每张；蔡爹举不过爱人，就在自己“上班”的时间卖31元每张。  
这样的生意故事并非个案，“Lethe”在信中遗憾地说：“不久前在这里买了邮票，钱不够，你免了我一角钱，当时心存感激，岂知这钱却再也还不上”；“一中高2010级14班x”在信中说：“《星愿》这本书，别人都卖45元，在你这卖32元，谢谢蔡爹！”……

### 爱好

《我的太阳》

“如果有一天我再听到别人唱《我的太阳》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不是帕瓦罗蒂而是你。”  
——中2011级读者

318封信中，逾百封提到了蔡爹的歌声。  
“总是听见你高昂的歌声在清水塘路回荡！”“txt”在信中这样说。蔡爹爱唱歌，众所周知。长沙市一中的一名老师告诉记者：“蔡爹的歌声并不是很好听，但听得多了，也就习惯了，相反没听到还会觉得缺了点什么。”  
蔡俊说，父亲唱歌有三个特点：嗓门大，唱不全，听不懂。“他就是爱吊嗓子，将愉快的心情传递给他人。”蔡俊告诉记者，之前父亲一直唱《我的太阳》，一唱就是多年，把这首外国歌曲唱得人尽皆知。后来有听众受不了，就提议“蔡爹你也换首歌喽”，于是他开始尝试着别的。“蒋知言”在信中忆及老人的一段话就能看出蔡爹唱歌的变化，“爷爷早上经常‘引吭高歌’，还记得您一看到我就唱：‘蒋知言，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……’”  
尽管“不好听”，听众们却别有感受。“听不太懂，好像只有啊、啊、啊的，可听着他的歌就是觉得开心！”报刊亭旁边的复印店老板何鑫追忆道。“DK”在信中说，“真好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简单的快乐，如果可以，多想重新听你唱歌。”  
一封署名“高2007级13班全体学生”的信这样写道：“在这读书的日子里，感谢有您的笑容与歌声，伴我们度过充实的学习生涯。”

### 新潮

三句半英语

“记得你的thank you；记得你的挥手bye bye；记得你的hello早上好。”  
——2009级学生

这封署名“2009级学生”的信中，讲述了关于蔡爹“三句半英语”的故事。  
在蔡俊的记忆中，父亲只有初中文化，从没学过英文，后来开报刊亭的时间久了，长期和长沙市一中的学生打交道，就慢慢地“潮了起来”。  
“他就是个老顽童！”蔡俊告诉记者，父亲学英语就是想和学生们拉近距离，但学来学去就会三句半——hello、thank you、bye bye和一句永远讲不全的“good morning”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依然乐此不疲地每天将这三句半挂在嘴上。  
在署名“txt”的信中写道：“每次驻足在绿色小房子前，您总是用极开心的语调说一声‘Hello!’，每次离开您总是用极开心的语气说一声‘bye bye!’”；在署名“F”的信中也提及：“谢谢你的每一次Hello，每一次Bye Bye，爷爷走好！”在另一封未署名的信中，还提及蔡爹在这三句半英语之外，已开始尝试第四句英语“darling”了。  
记者注意到，在318封信中，很多信都在重复蔡爹跟大家说过的“三句半英语”：“thank you”、“bye bye!”

### 约定

看两个小时送面包

“记得我还在青竹湖念初一的时候就常来这里买书，蔡爹很幽默，人很好，还跟我讲看15分钟提供椅子，看1个小时提供水，看2个小时提供罗莎面包。”  
——孙

很多人都爱去报刊亭赠书看，但在蔡爹的报刊亭赠书是有“约定”的，所有人都得按他的规矩办——看15分钟提供椅子，看1个小时提供水，看2个小时提供罗莎面包，6小时内免费。这个“约定”，长沙市一中的“蹭客一族”无人不知。  
“有些学生喜欢看书，但又买不起，父亲就专门定了这条规矩。”蔡俊回忆，父亲经常都会备好椅子、水和面包，专门供给“蹭书看”的学生们，“发展到后来，有些热心市民还特地赞助面包给报刊亭以支持这个约定”。  
“txt”在信中回忆：“您喜欢我们去您那赠书看，即使是还未开过的书您也毫不吝啬地让我们一饱眼福。”  
12年前，学生梁伯钦与蔡爹相识，如今他已在外地工作，蔡爹去世，他不仅托人前来拜祭，还写下了一篇追思文章，在文中提及了当年长期帮蔡爹“叠报纸、赠书看”的故事。他将蔡爹视为人生的良师益友，甚至于在他大学毕业时，还特地身穿学士服来到报刊亭向蔡爹报喜。  
曾在蔡爹那蹭过书看的，还有湖南省画院副院长胡立伟。在信中，他将这个报刊亭称为“鲜花盛开的报亭，一中同学读书看报的‘图书馆’”。